
題目：光在哪裡

光在哪裡一直是我心中隱隱的痛。不想回首，但在那陰暗的內心深處，我捲曲在角落哭泣，鎖在記憶庫中，整整十七年。狂亂的靈魂被媽媽一個瘋狂的舉動，開啟一扇門，從門縫中，光微微進入，我進入時光洪流中。

暗無天日

強裸中的我依偎在媽媽懷裡，哥哥吃醋的小臉龐像要把我推回媽媽的肚子一般。喜悅在媽媽臉上，爸爸一副失落感，他向註生娘娘許願要個女兒，誰知又冒出一個前世情敵。想象中，一幕幕溫馨的畫面轉為兩個瘋狂小男孩在家跳沙發的畫面，他無法再思考了。念茲在茲，他太愛媽媽，就勉為其難地露出一絲微笑。白天，爸爸忙於工作，我又是一個磨娘精，一直需要被大人抱著，根本注定我和爸爸的遙遠。曾經爸爸真的很想分攤媽媽抱我的工作，無奈爸爸如戰敗的公雞，只能把孵蛋的工作交給媽媽。終將來的考驗一刻都不停歇，寧靜的夜空出現春雷，躲也躲不了。醫生診斷我罹患自閉症，且是重度自閉症。醫生跟媽媽說我伴隨智能障礙的機率很大，需要早期療育，不能坐視不管。我當時懵懂無知，隱約感到媽媽哭泣的聲音，嘶聲裂肺的痛。後來，我不再是一個在陽光下自在奔馳的快樂男孩，被帶到不見天日的小小治療室，學習發音、拉舌筋，我彷彿回到清朝接受滿清十大酷刑。從開始反抗，到無助，到我接受這暗無天日的早療課，陪伴我的媽媽，也從鬥志盎然的女戰士，變成一隻戰敗的母雞。幼稚園大班我被踢到發展中心就讀特教班，媽媽放棄培養我走學術路線，期待我生活自理獨立與情緒平穩，便開始教我騎腳踏車，我終於從陰暗房間見到陽光。

見到陽光

自己最懂自己，是宇宙中不變的定律。我五歲時即懂自閉症對我的影響，不是如字面的陳述，在角落不與人接觸，而是我有一個傲嬌個性。我不願意接受挫折與失敗，卻有個不受控的軀體，肢體與動作不協調，往往思行不一，變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嘍擺共，簡單的雙腳跳，變為單腳跳我花費一年時間。媽媽於是打定主意想訓練我可以自在行走於世代，讓我學習騎腳踏車，可想而知有多麼慘烈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媽媽準備有輔助輪的小捷安特腳踏車，單單要我把腳放踏板上的這件小事，媽媽已聲嘶力竭說了千萬次“把腳放

上去”，最後無奈，她用魔術膠帶把我綁上踏板，讓我無法掙脫。接著，如何用力這事，她的手成為輔助器幫我形成腦中動作記憶，當她放開雙手，我竟然可以以零點零零零公里的速度往前騎，那種雀躍的心情並非筆墨可形容。我見到微微的光進入我的心房。我熱愛騎有輔助輪的腳踏車，幻想我是在大草原奔跑的羚羊，無拘無束，微風迎面親吻我臉，滿滿愛意，媽媽在一旁滿意的笑容掛在臉上。我的陽光，原來是媽媽的笑容，此時，人間仙境。忽然，一聲春雷，天空烏雲密布，媽媽把我的輔助輪拆除，我跌倒了。我再也不願意再踏上我的小捷安特。

陽光再現

兩年過去了，塵封已久的小捷安特身上佈滿灰塵，無人理睬它。三不五時聽到交友廣闊的爸爸說：「恩恩不騎的腳踏車是否可以送給他朋友的小孩？」。每每聽到此言論，我矛盾心情炸裂，我的外表看似無動於衷，內心早已體無完膚。我忘不了自己曾似在大草原的羚羊，在媽媽陽光笑臉下忘記我有自閉症，但更忘不了從腳踏車跌下來時的丟臉，所有人衝過來的驚恐叫聲，我發誓絕對不會再有機會聽見那慘無人還的聲音，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該來的躲也躲不了。媽媽幫我報名自閉症基金會開辦的腳踏車夏令營，我被趕鴨子上架，具象地說是煮熟的鴨子逃也逃不了。參與的學生還有我的同班同學，面子問題如生命般重要，輸人不輸陣，我再度看到我的小捷安特，而且是沒有輔助輪的它，金光閃閃容光煥發地站在我面前。隨著一聲令下，我收起恐懼小捷安特的心，只因老師如魔鬼教練般的吼聲震懾了我的不安靈魂。我騎上去，我跌倒了，竟然沒有驚恐的尖叫聲，我只好摸摸鼻子自己起來，把跌倒當補藥。我與小捷安特合而為一，順暢馳騁，羚羊草原與陽光，重出江湖。

光在心裡

一路走來，我一直以自閉症為藉口，掩飾自己怕挫折與愛面子的心，診斷為自閉兒之後，我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了。早療目標要我努力不要成為啞巴，歷經千辛萬苦學會發聲，卻又被大家嫌我吵，要我安靜。學騎腳踏車的過程又跌個四腳朝天，我把自己鎖在無窮無境的暗房中，這暗房擁擠又遼闊，我在裡面孤獨無依，一會兒又出現訊息爆滿，回音繞樑千萬回。孤獨是我自卑，爸媽給我無論身心靈已達到商務艙等級，我懂得媽媽千辛萬苦只求我微笑的回應，我

卻視而不見，只因困在自閉症標籤裡。騎上小捷安特後，我自在遨遊，我的自閉症標籤鬆動，心門打開，我才發現我的心陽光充足，四季如春，如人間美景。

現在我十七歲了，媽媽和我是單車老手。我和媽媽參加環島單車旅遊，裡面的成員是一對對親子，我和媽媽加入其中，不特別也不違和。我已接受我是自閉症，感恩爸媽對我不離不棄，讓我的生命充滿愛。光在哪裡？光在我心裡。